

# 北京90后女出纳员一年挪用公款超七百万,购61个名牌包奢侈至极

大家可能看过很多贪污的新闻,一般能贪污巨大数额的人肯定是职位比较高的人,除此之外就是公司的高官,因为这些人的职位决定了他能触碰到这些钱,并且有能力把这些钱据为己有,但是你见过职位小的人同样能贪污大笔钱财的吗?

根据中国青年网报道。最近北京的一位九零后出纳员就贪污了超过700万的公款,因为她岗位的特殊性,她随时能接触到数额较大的钱,女职员在接触到这些钱财之后疯狂挥霍,购买了61个名牌包,非常的奢侈。

根据调查。27岁的九零后王女士通过公开招聘进入到北京市东城区退休干部休养所从事出纳员的工作,当时这名王女士在自己日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中接触到了很多同龄的有钱人,这些人要么就是富家子弟要么就是真正的精英,王某只看到了别人花钱大手大脚,却看不到别人是如何挣钱的,于是她便养成了自己及时行乐,随便挥霍的人生态度,养成这种错误的价值观之后,这名90后就动起了歪心思。

她发现自己可以接触到数额较大的公款,后来经过她仔细的琢

磨和对比她发现一个特殊的漏洞,通过模仿自己上司的笔迹来签支票,然后通过程序把公款全部转移到自己的银行账户之下,然后再把这些支票销毁,整个过程万无一失,并且没有任何漏洞。

再后来她甚至还伪造了医疗报销申请,把公款的数额从报销中剔除。最后王某越来越懒了,甚至连上司的笔迹和支票都懒得用了,直接将公共账户里的公款转移到自己的银行账户里面,前前后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根据统计王某私自挪用的公款金额就达到了720万元。

王某利用自己贪污的这些钱疯狂消费,因为不是自己挣来的,所以花起来一点儿也不心疼。她往各种网络游戏充值,加上吃饭消费买衣服,最严重的就是她购买奢侈品。

通过后来警方的调查,王某利用这些公款消费和购买的奢侈品名牌包数量就达到了61个,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而且这些名牌包的牌子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什么牌子都有,包括爱马仕,香奈儿LV等等,都是名牌中的名牌,光是这些名牌包的价值就已经很高了。

目前这位女职员已经被相关部门立案侦查,具体的审判结果还要等待进一步调查才能公布于众,现在相关的鉴别人士已经开始对这些名牌包进行二次鉴别售卖,所得款项将全部归还还原单位。

对此很多网友都表示,一个小小的出纳员就能贪污这么多的公款,如果她将来升了职或者当上大官,那得多危害社会啊,还有网友说到类似这样的特殊职位,应该由专业的部门好好审查,不要让品行不端的人混进来,因为这种职位一旦被坏人利用那么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 四川戒毒系统两干部先后被查,或涉国有资产流失

9月25日,四川省乐山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四川省戒毒管理局二级调研员、三级警监赵泽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四川省纪委监委驻司法厅纪检监察组正对其进行纪律审查,经四川省监委指定管辖,乐山市监委正对其进行监察调查。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注意到,这是一周内,四川纪检监察部门宣布调查的第二个戒毒系统官员。

另据四川南充市监委9月21日通报: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下称四川女所)原党委书记、所长朱怀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四川省纪委监委驻司法厅纪检监察组正对其进行纪律审查,经四川省监委指定管辖,南充市监委正对其进行监察调查。

澎湃新闻注意到,四川省女所下属企业因曾为一房地产企业提供借款担保而沦为被告,被要求承担千万连带赔偿责任。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朱怀忠、赵泽勇先后被查,或许与监管场所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有关。另据接近司法系统的人士称,朱怀忠任四川省女所所长期间任该所政委的陈俊也在接受相关部门调查。尚未有官方通报。

两人曾同所任职多年

公开履历显示:赵泽勇、朱怀忠两人都曾在位于四川绵阳的原四川省新华劳教所任职。1982年至2008年3月,赵泽勇在新华劳教所任民警、副中队长、副所长等职,2008年调离该所任大堰劳动教养管理所所长。朱怀忠1993年开始在新华劳教所工作,先后任团委副书记、办公室副主任、大队长、所长助理、副所长等职。

2001年6月至2008年3月,赵泽勇任新华劳教所党委委员、副所长,此间,朱怀忠从2004年至2007年任该所所长助理。2007年至2008年,两人同为该所副所长。

四川省戒毒管理局和女所均属四川省司法厅下级单位。9月25日,一位接近四川司法系统的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赵、朱可能涉及新华劳教所“往事”。而此前和朱怀忠一起“搭班子”的四川女所政委陈俊也在接受调查。

2008年,赵泽勇离开新华劳教所后,先后出任四川省大堰劳动教养管理所党委书记、所长,四川省资阳强制隔离戒毒所党委书记、所长等职。2014年开始,赵泽勇任四川省戒毒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三级警监、二级调研员;而朱怀忠于2011年调任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任党委书记、所长、调研员、二级高级警长。该所位于四

川省德阳市。两人离开新华劳教所之后,再无直接工作交集。

澎湃新闻注意到,2016年,网上有一则关于赵泽勇在绵阳毁林办企业、开办会所等问题的举报文章,至今仍在四川麻辣社区论坛上。但一位知情人士认为,赵泽勇、朱怀忠此次应该主要涉及四川女所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这在司法系统内部几乎不算秘密。

国资为民企提供借款担保

澎湃新闻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找到几份与四川省女所有关的裁判文书显示,2012年,叶思杰、罗昌华及原四川中正信远商贸有限公司因为房地产开发,急需资金周转,向一名为朱远林的人借款1500万。而四川省女所下属企业——四川兴楠工艺制品厂、四川兴楠商贸有限公司,自愿位于射洪县太和大道南段一处建筑面积2991.78平方米,评估价13463010元的商业用房作为抵押担保。

澎湃新闻注意到,四川兴楠工艺制品厂当初的法定代表人为时任女所所长的朱怀忠,而四川兴楠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黄佳,也是该所干警。

判决书显示,2012年12月14日,朱远林、叶思杰、罗昌华在四川女所政委陈俊及两名企业资产管理干部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担保房产情况之后,三方口头达成借款抵押担保协议。由于女所用于抵押担保的商品房只有房产证,没有土地使用证,无法到房管局办理抵押登记,女所将13本所涉抵押商品房房产证交由朱远林保管。

2013年1月15日,借款双方正式签订了1500万《借款合同》,借款用途是工程建设。但约定还款时间到期后,借款方未及时还清欠款,双方再签订了《借款展期协议》,但展期到期后仍未还款。

2013年11月11日,朱远林向借款方和担保方进行了书面催收。朱怀忠和黄佳均都在上面签字盖章。

由于四川省女所后来也需要向银行贷款,便与朱远林协商将产权证收回,用于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作为对价,四川省女所下属两家参与担保的企业向朱远林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书称,因四川省女子劳教所贷款需要,特将抵押给朱远林的房产,产权证共计13本领回。同时承诺,向银行抵押贷款金额限制在1500万元内,并顺位抵押至朱远林名下。担保期限为三年。

但截至2014年9月29日,借款方仍未还清借款,尚欠本金11584107万元,利息996744元。2017年朱远林将借款方和四川省

女所下属企业一起告上法庭。

2019年1月23日,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判决,叶思杰、罗昌华、四川星和汇商贸有限公司(原四川中正信远商贸有限公司)10日内偿还朱远林借款本金11584107元及利息996744元;四川省女所下属企业四川省兴楠商贸有限公司、四川省兴楠工艺制品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川女所下属两家企业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后被驳回,维持原判。

难以理解的担保理由

澎湃新闻注意到,该案2017年4月24日由资中县人民法院受理立案时,朱怀忠仍是四川省女所所长,兼四川省兴楠工艺制品厂法定代表人、厂长。

该案诉讼期间,四川省女所下属两企业对当初提供担保的辩解理由让人难以理解。

两企业辩称,该担保未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因此担保无效。同时,借款双方,即朱远林与叶思杰串通或以欺诈行为,骗取两企业提供担保。“原告朱远林与被告叶思杰要求他们提供担保时,两企业明确表示必须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才行。原告朱远林与被告叶思杰当即表示,负责去二被告的上级主管部门协调关系,此后,原告朱远林便向二被告提供了《关于四川省女子劳教所下属企业资产管理函》[川劳改函(2013)第7号]1份。”

两企业名称,正是原告和被告提供的这份函“导致二被告认识错误,致使二被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的担保。”

澎湃新闻注意到,该函的内容是:“鉴于为有效整合四川省女子劳教所其下属企业:四川省兴楠商贸有限公司、四川省兴楠工艺制品厂固定资产,加强其资产的高效管理与利用,特委托授权四川省女子劳教所按照相关管理办法及程序全权管处其上述二企业产权范围内的相关房产。”

法院认为,作为行政机关内部公文,其出处只能是发文或受文的行政机关,而不可能是行政机关以外的自然人拿给相关单位。法院表示“文件来源渠道不合常规,理应对此产生合理的怀疑,到上级部门四川省劳动教养管理局核实。”但两企业显然没有向上级主管部门确认。同时,法院认为,该函只涉及资产管理授权,也与次担保行为无关。

据知情人士透露,实际上,朱怀忠去年就被停职,专门负责追债了。知情人认为,这些资金流向可能和赵泽勇“家族的企业有关”。

# 华为“断供”十日:员工保持狼性、供应商继续求情、“绝版”产品被热炒

“华为终端已经走到了最困难的时刻。”

两周前,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在开发者大会上,向外界透露了华为即将面临的困境——5天后,美国的“制裁”开始生效。华为这架“破飞机”正式被“断供”。

截至9月26日,华为遭“断供”已十日有余。当下的华为情况如何,面对越发扩大的封锁圈,他们将如何突围?眼下是华为的至暗时刻,亦或是黎明前的黑暗?

华为员工:每天都在假设“明天”就会断供

“9月15日,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二。”

静子(应采访者要求为化名)在华为工作已有2年。而她刚入职时,正是华为被美国置于风口浪尖之时。2018年,美国开启了对华为的所谓的“制裁”。去年5月,美国又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今年5月,管制进一步升级,经过120天的缓冲期后,9月15日,“禁令”正式生效。

“早在2年前,公司从上到下就已经树立了一个观念——制裁‘明天’就会开始。”虽然这个明天,足足过去了800多天,但对华为的员工来说,这一切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静子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在美国正式向华为挥舞大棒时,他所在的部门已经要求员工“放弃幻想”——即使存在“豁免期”,但华为内部似乎已将工作状态和调整到“断供”的节奏中。

“虽然业务很有可能面对困境,但公司对员工的薪资和福利不减反增。外界关于国内业务裁员的传言基本都是谣传。”静子向记者介绍,在华为工作两年来,其工资水平已是其他公司相同岗位的2倍左右。“当然,与此同时,工作强度也是行业顶尖水平。”静子调侃道。

供货商:断供后,有人在炒作华为手机

6388元,这是华为遭“断供”后,某电商平台上,一台二手的华为Mate 30 pro 5G手机的价格。但东方网·纵相新闻近期在走访华为线下时门店发现,这款一年前发布的,搭载了麒麟990芯片的华为旗舰机售价最低甚至可以达到5399元,且大多货源充足。

为什么一款一年前的二手手机,卖的比全新的手机还贵?华为经销商黄立群对此似乎也是“见怪不怪”。“自从美国制裁后,炒作华为手机的人大有人在。”

“由于第二轮制裁,芯片没办法生产,很困难,目前都在缺货阶段。这可能是麒麟高端芯片的绝版,最后一代。”今年8月,在禁令生效前夕,余承东曾悲壮地向外界宣告了麒麟“绝版”的消息。

9月15日,华为正式被“断供”后,麒麟芯片也开始走向“绝版”之路。一位二手平台的卖家在向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推销华为手机时曾表示,华为Mate30 pro的“收藏意义”远大于使用意义。甚至还有卖家表示,现在买华为手机就是“爱国”。

对此,黄立群表示,断供并不等于停产,麒麟芯片绝版也不代表华为手机绝版。“为了收藏而去购买二手手机是不靠谱的。”据多位华为授权体验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包括华为Mate30 pro在内的老款华为手机供货充足,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一机难求”的情况。

同时,黄立群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在“断供”后,华为手机拿货确实相较于从前变得更为紧俏,但这并不影响当前华为手机的销售。黄立群同时还表示,“我们不能确定华为的未来,但目前就断定华为会‘凉’,似乎言之过早了。”

